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二

世天監四年
盡天監六年

高祖武皇帝二

〔乙〕天監四年

魏元恪正
始二年

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

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

貴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於是以賀瑒

瑒音蕩
又音唱

平原明山賓吳山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

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爲吏期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

會瑒循之元孫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

門徒中經明行脩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初

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

按魏收地

形若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湖陽又案蕭子顯齊志武帝永明二

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譙譙廬江臨江六郡置南豫州四年冠軍

長史沈攸之豫分置以桑子亭為縣領州汝陽在南譙歷陽

界悉屬西豫唐江居晉黑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

豫唐江屬西豫則齊之南譙蓋置於歷陽西界而潁

關已入於魏矣南北建置郡縣最為難考者率如此與叔業有隙

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

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郎黑鎮南鄭以道遷為

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

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

來犇

事見一百四十一卷

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成漢

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
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曰馬戍主尹天
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
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
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考魏紀天
監三年二月魏陷
梁州而列傳皆無其事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所蕭衍
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道遷言其事按長歷梁開
二月癸卯即天監四年
正月朔也故置於此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恪不許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爲司空
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
博爲宕昌王 以吏部尚書張充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少時

不持操行肆意敗遊父緒常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充正獵左手臂
鷹右手牽犬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不
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
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未盈歲多
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官侍中帝
平建業召百官充獨不至帝以是重之充長於義理既爲祭酒乃
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
立不敢當也 上謀伐魏王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
口自漢以來衛尉與太常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
五卿而職各未帶卿字至梁分十二寺始各帶卿字水經注洛
湖北運秦虛下
注淮謂之洛口 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粲討平之
粲音測治称粲粲進
也又音即與便通

魏邗繼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

太守王景胤據石亭

水經註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逕關北又西逕石亭虎又逕晉壽城西

綽遣

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綽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隴景民

據郡不下郡民嚴元思聚眾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

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

綽遣軍擊破之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河梁二州

刺史宕昌王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

考吳曰梁彌博元起傳魏將

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按魏那綽傳曰遣衍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又曰肅衍遣其將軍孔陵等據深杭然則景胤

魏晉梁將也元起傳誤

魯方達戍南安

五代志始州普安縣舊曰南安始州唐之劍州

任僧褒等戍

石同以拒魏那綽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

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

里皆入於魏五月魏徐州蠶蛾食人甌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

者二十二人初鄧元起之爲益州刺史也過江陵迎其母母事
道方居館不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
久保我甯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
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至是以母老乞歸詔徵爲
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
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竝遣告急眾勸元起
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毒血爲喻侵毒好肉爲
離方須撲討策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恩救之詔假元起都督
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
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
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

詔眾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

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謂協力誅東昏殺其父讎也汝為讎報

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考異曰梁書元起傳

望之因表元起逗甯不憂軍事收付州缺自經死按若止以逗甯

裴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付獄殺之必誣以反也今從南史又梁

書藻本以冠軍為益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初元起臨益州

州刺史與南史異表新野庾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

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

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及元起遇害部曲皆

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毛萇曰率下功惟關土謂開梁益

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

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眾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
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
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僧護等皆
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夏侯道遷之叛梁州既爲魏有
魏因遣將寇巴西巴西太守庾域率城人固守域在州甚得民和
及城中糧盡將士皆斲草食土無有離心魏人乃退時兵後人飢
域上表賑貸不待報輒開倉給民爲有司所糾上不聽遷域西中
郎司馬輔國將軍甯蜀太守 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峴
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真度遣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胤李岷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

七月足進逼涪城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庚戌秦梁

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

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

與魏戰於羊石不利

羊石益即陳伯之所屯之陽石也

公則退屯馬頭

雍州蠻

河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主登

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

物生於墟落穢溼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

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然

太戊爲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

商王太戊之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祥

桑枯乳殷道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於掌 所謂家利

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
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俯躬
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
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晏樂故光言
及之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

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

者封國所入之租田穀者職田所入之穀宏軍於洛口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爲帝

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 魏王

足圍洛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

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孫資樂勝進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

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接一
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
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衰屢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
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綏閣今既克南安
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
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
淵藻安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
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出庸蜀入關皆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省文吏
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重阻猶言重險也民心懷服
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
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陽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

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
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
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
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
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
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
潼已附民戶數萬謂已上名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
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
中白謂注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
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竊正欲先取涪城以漸
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魏已得劍閣進取
成都涪當其衝梁

兵由兩水面上發成都浩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

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

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迢逕音恆多擾動

昔在南之日舊註昔在南之日謂梁州未為魏有猶屬於南朝之時以其統緒勢難會增立

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補註梁州藉利因而表罷謂梁州欲兼藉巴州之利故表

罷巴州復合併為一彼士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聚右甚

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

廁迹州之上佐是謂州綱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

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

彼立州鎮攝華獠巴西之地華人與獠雜居故云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墊音

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

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
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
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
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
承無能見者鬱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甲午天氣晴朗而西南忽有電光聞如雷聲者三 十二月庚申
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氏邢巒等竝受節度 魏洛陽縣
獲白鼠舉朝以爲瑞散騎常侍盧昶奏曰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
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此年以來兵
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
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

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
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蒲原盜畛田蕪卒耘連村接閭蠶
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租褐以益
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
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但思所以潤屋故士
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貪暴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按驗多挂
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乘風挾請
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譴枉申雪罪人
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
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延對公卿廣
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

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不戒而恆敬百縣不嚴而自肅
矣 司徒尙書令謝朓以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江淹卒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
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
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
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
淹文章躋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
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
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丙天監五年

魏元恪正始三年

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揚

集義園魏關城

此卽陽平關城也

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

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

楊集義亡走遂城其國

晉惠帝元康六年氏王楊俊搜始城仇池百頃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北侵

隴西天水南侵漢中拓拔既盛取武都仇池之地楊氏僅據武興今魏既取漢中遂滅楊氏

以為武興鎮又改

為東益州

東益州領武興仇池蠻頭廣長廣業梓潼洛帶郡

乙亥以前司徒謝朓為中

書監司徒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

梁青冀二州治蠻州魏縣前取三青

置東徐州於國城領東安東定郡高祖太和二十二年改為南青州五代志沂州沂水縣舊置南青州

魏秦州屠

各王法智聚眾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

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眾稱王改元聖明

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

平趙平平涼平原等郡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

甲申封皇子綱為

晉安王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營侍御史

楊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

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

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午魏遣右衛

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成之子也 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

武大明五年 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

於梁城 晉孝武太元中僞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有梁城其地在壽陽東北鍾離西南 義之敗績 將

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 角城在淮水之陽淮陽又在角城北十八里治舊梁後於角城置

淮陽郡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魏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

軍奚康生救淮陽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

時所服梁帝聞其能引彊弓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闊尺有

二寸箭鏃殆如今之畏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

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 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屢

泣請於魏主登魏主不許癸未襲與其弟昌睦來奔翼容貌魁壯
風制可觀上甚重之以爲咸陽王翼以睦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
簡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鑿於膠水

魏收志光州長廣郡卽蓋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膠縣膠水
山北流過夷安縣東又東北過膠東縣城北百里注于海 臨

川王宏使記室耶遲爲書遺陳伯之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

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

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蹖以至於此聖朝赦罪

論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

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

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途知
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
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
之任竝刊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惜命驅馳異域甯不哀
哉夫以慕容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而縛西都故知霜露所
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
禍盈理應焦爛沉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積貳方當
繫頸蠻貊懸首臺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
左傳吳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之居此也
齊燕之巢於幕上此預註口言至危也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
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

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起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
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
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於家遲吳興人也八歲便屬文辭
采麗逸與范雲齊名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
迴雪邛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爲時人所重如此 夏四月

乙未魏復罷鹽池禁 是月魏始豐縣獲八目龜二 庚戌魏以

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

梁軍指授諸將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

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 更荊州爲宛州也 遣其所署宛州

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 蒲子縣舊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棘陽爲實土則河南郡當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宋紀二 十一 思舊樓

南陽棘陽縣界五代志 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

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考異曰大眼傳云俘賊七千有餘今從魏帝紀大眼進攻河

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

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幸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

宿預執城主馬成龍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魏高祖以為南徐州治所乙亥北徐州刺

史昌義之拔梁城前徐治京口故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

等攻小岨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

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

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

其城自拔眾猶過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章叡法不

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

中

日仲考異曰魏帝紀六月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

辛丑陷小淝成今從微傳

合肥久未下微按行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

至初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微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脩帥眾五萬

奄至眾懼不敵請奏益兵微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

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脩破之微使

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

衆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淝湖或欲保三叉

考異曰南史作三丈

今從梁書淝湖之水於此分三叉故名退保於此利於入船故眾欲之

微怒曰甯有此邪將軍死綏

有前無卻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微親

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微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

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倖

斬萬餘級獲牛羊萬數霜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
將帥不和將致禍患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終
於此役得無害焉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
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
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
東陵水經註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華山灌水之所出也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北思廉梁書時
魏守張城去東陵二十里詔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
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
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
軍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邱城

水經

註曹魏安豐郡尉治安豐津南後以其故城立霍邱成附立霍邱縣今在壽春東百餘里杜佑曰霍邱漢松滋縣地考異曰梁裴達傳云五年征鄧州魏人為長橋以濟達築壘逼橋密作沒突羅會淮水暴漲達棄壘徑造橋則魏眾驚潰達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霍邱城平小覲攻合肥魏帝紀辛巳衍將陷合肥己丑又陷羊石霍邱案韋叔傳叔攻鄧州方使達棄壘焚橋事在克合肥後又果帝紀辛巳叔克合肥丁亥達克羊石庚寅克霍邱今從之達傳載其二城在破鄧陽洲後誤也 六月庚子

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胸山城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

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

彭城圍高冢戍

水經註彭城同孝山陰有楚元王家高魏武衛將

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以前山陰令傅

翽為建康令翽居官素有能名嘗為吳令發姦擿伏治化如神建

康令孫廉問曰丈人為政何以至此翽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

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

滯欲不理得乎初臨淮劉元明爲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翻代之
因請教曰願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
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
第一策也翻奉而行之建康大治颺父琰琰父僧佑世有治能人
傳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故元明云家譜所不載
太子統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能徧誦五經庚戌始自
禁中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
一朝多便畱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 丁巳魏以度支尙書
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
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
如爲屋但外塗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

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固城疑卽荆嶺固城也據嶺固在蕭陵界

呂苟兒率眾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

此孤

山當在上邦左右魏秦州治上邦即天水略陽漢陽郡

魏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詔

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兒帥其徒詣麗降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斲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斲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宜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

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

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梁北魏郡治陰陵城隋改北譙郡爲全椒縣屬江

都唐金椒
縣屬徐州

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已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

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

納兗州之民降者甚眾

魏收志南青州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有蒙山蓋蒙山即古所謂東蒙也與固城孤山

告近魏兗州東界故旱連兵拒之以招兗州之民北史邢巒傳謂是時梁人侵軼徐兗是矣角姓也

是時將軍蕭及

屯固城恒和屯孤山

魏收志蘭陵郡蘭陵縣有孤山又昌慮縣有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

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八月壬寅魯大破和於

孤山恆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

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

長樂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舊唐王元徽三年

將軍藍

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

水經註睢水過睢陵縣故城北而東南流逕下湖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

謂之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

清南清水南也 精與

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蕭昞

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

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

水經注洛陽在西曲陽縣北劉牢之斬秦將秦辰處北歷秦陵

下注淮謂

前軍克梁城

卽謂昌義之克梁城也

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

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

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

柳惔曰自我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

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

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

磔張開也

曰呂僧珍可

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

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白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讓者罷出

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阻喪故欲全

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
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
歎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始興王
吳平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
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忿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
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
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
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
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
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
勿妄自辛苦降人皆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

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

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今從南史

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
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
一朝烏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閒為變城門不可夜開
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閉洛
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瑤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餽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
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
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

馬頭城在鍾離之西馬頭既陷魏必東攻鍾離以預為之備

冬十月英

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
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

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
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稟勝之資懼無
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
數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
可速進軍辯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
計謂爲一切之計或得或失未必也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
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
入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
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甯荷怯懦不進
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
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

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為

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彊遣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

實與英同圍鎮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

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

巒傳云巒至漢中歲餘頗因去

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

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

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按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暉與盧昶皆

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

差等選者謂之市曹

以選曹貨賂為市因謂之市曹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

剛洛口師潰

魏郢州刺史裴悅追擊破之

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

圖立號佗汗可汗

佗汗魏言緒也

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

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輪乃魏之

叛臣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 孝武太元十九年住者包容暫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

今蠕蠕衰微不及曠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騰據中原指清八表

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

著者當不爾孤也 魏京兆王愉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

請魏主隆詔中尉崔亮窮治之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

名爲民惟廣平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

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生白毛 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

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救景宗顯道人洲

道人洲在郡陽洲之東 侯

眾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啟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

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

謂還守道 上聞

之日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

滿山谷

事見九十九卷晉孝宗永和二年

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爲獠

所據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爲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爲寇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爲梁州刺史傅豎眼爲益州刺史

去年魏得晉書置益州

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荆引

梁兵入州境爲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十

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

魏人議樂久不決

齊天監六年

魏元恪正始四年

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尙書右僕

射高肇監其事魏主遙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

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壁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迮迫也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

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

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

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

水經註淝水出陰陵縣之陽亭東北逕還

鍾離城下而注於淮陰陵蓋鍾離城下而注於淮陰陵蓋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

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預敕

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

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

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

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

賦布也與也功力也計一夫之力所任作謂之功

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關與高倍上關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關二

丈五尺上關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關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關下加

關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大藥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數則百里可知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穀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穀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中加字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眾來戰穀棄素木與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穀子黯請下城以避箭穀不許軍中

驚歎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初牧人過淮北伐芻蕘者皆為楊大
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
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
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

令景宗與歠各攻一橋歠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魏千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

英之兵凡以

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

考異曰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

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軍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用鍾離先是早甚詔斬蕭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杖微焚廟并神影隔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霖雨如瀉臺中宮女皆自震動帝懼詔追停少時還靜帝自此深畏信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于今猶法駕將朝臣修謁及鍾離被圍帝復遣祀求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澤當時並目覩焉歠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
遂秦郡太守李文劍等

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為縣前漢屬陳

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揚州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

梁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

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

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魏軍大潰並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服亦燒營去諸璽相次

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叔遺報昌義

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遂北至潁水上魏

志雖界穀陽郡達城縣有潁水按水經計潁度云潁水在沛國相

縣界蓋雖水遷穀熟而兩旁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潁水即潁

水也魏收又云睢州即梁之潼州治取唐城又按水經註曰水自

穀熟東流遷取唐城北又東逕睢陵城北又東與潼水合參前考

之則與小當在沛臨淮二郡界英單騎入梁城綠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

人考吳曰章徵傳云其餘釋甲備領官為囚奴者猶數十萬收其

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徵傳所言引為太過今從景宗傳

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
上穀積所獲于軍門捨觀之謂徽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義
之德景宗及徽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徽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穆補得盧一勝反一子
而作塞塞者郢宋未成
次擲者塞之以決勝負塞
與藝同異事猶言怪事也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徽獨居後世尤
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徽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采幾景宗振旅
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沈約賦韻景宗獨不得韻意色不
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時景宗
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脩二字景宗便操
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
病帝歎賞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

人自恃尙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
推讓惟以章叡年長且州里勝流時相敬重同晏御筵亦曲躬謙
遜帝以此賢之然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以
位望隆重人所具瞻輒諫止之景宗不悅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
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鷄叫平
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覺耳後生
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
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令人氣盡
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
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
乃止 冠月有三象入京師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

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

舫以船載齋車物因曰齋舫並兩船曰舫

秀曰我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

曾孫爲里司歎曰淵明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時夏

水汎漲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值秀曰刺史不德水

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分湘廣二州置衡州丁巳以臨

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石光

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六月丙

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

馮翊等七郡江左僑立於雍州界

秋七月丙寅分廣州

置桂州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書將軍八月戊子大

赦戊戌京師大水江濤入城荊州水患尤甚江溢隄壞始興王

憺時刺荊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益甚水益壯眾皆
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尙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
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醑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
水退隄立邛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
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民皆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
勇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
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

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

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

魏世祖眞君五年置營州治和龍
版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襄陽郡以中

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

琛屢諫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

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既而琛子悠爲侍御史監揚州軍敵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 魏敦煌人飢開倉賑恤 九月己未魏以司空高

陽王雍爲太尉尙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 甲子魏開斜谷舊道

漢高祖之爲漢王也從杜南入斜中張良送至褒中褒斜一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意此卽斜名舊道諸葛亮揚聲由斜谷取郿非計南舊道也以事勢言之承平舊時自長安入蜀其取道就平易南北分爭塞故道而開新路以依險今魏欲取平易以通梁益故復開舊道 魏司州人飢開倉賑恤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尙書徐

勉爲吏部尙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鬻求詹事五

官太子詹事亦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

服其無私 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尙書左

僕射沈約爲尙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尙書袁昂爲右僕射 丁

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

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 甲申以光祿大夫夏

侯詳爲尙書左僕射 乙酉魏葬順皇后於永泰陵 十二月丙

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 乙丑魏淮陽鎮都軍主常世和以城來

降考異曰魏帝紀十月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今從梁帝紀 是歲甯蜀太守庾域卒域

爲人有幹略而能清慎自守長沙宣武王之爲梁州上兄懿封長沙王宣武

以域爲錄事參軍時魏人攻南鄭城中憂乏糧有空倉數十所域

手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遂

安嘗爲懷甯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任井曰而身衣大布餘俸專

供養母母好鶴唳域在任營求不怠忽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為孝
感所致子與亦有至性天監初為尚書郎及域出守巴西子與
以蜀路險難表求侍從以孝養獲許域之遷密蜀子與亦相隨焉
域於路感心疾每每大叫子與輒為悶絕及域卒哀慟將絕者再
奉喪還鄉秋水方壯巴東有注預石高出二十許丈秋至則縱加
幘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喪軀之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拊心
長叫其夜水忽退滅安流南下既渡水仍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注
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
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三

起天監七年盡天監十三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

魏元恪永平元年

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降

為後神念子

薛有功於其後張本

壬子以衛尉吳平侯弼兼領軍將軍

詔吏部尚書

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

將軍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

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諸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爲十七班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爲十六班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爲十五班中領護軍使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爲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爲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軍司徒左長史衛尉卿爲十二班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衛率左右驍衛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卿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楊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雲騎遊騎皇弟皇子府司馬宋衣直閣將軍爲十班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大舟閣大長秋呈弟皇子府諮議郎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軍王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爲九班祕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皇子軍爲二衛司馬副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左右中郎府副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蕃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爲八班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祿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爲七班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親江雍鄴南徐州別駕領護軍

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
侯躬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司記室中直兵參軍庶
姓府諮議爲六班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
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荆江雍
邵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荆江等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
子夷郢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黃姓公府錄事記室
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諸王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
軍爲五功給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
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等七州別駕嗣王庶姓荆江等
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詹射
卿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卿王國郎中令
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諸王府功曹史錄事記
室中兵參軍爲四班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
外散騎侍郎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
二衛司馬公車令司馬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南霍四州別駕皇
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
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諸王府功曹主簿武衛將軍光祿承皇弟皇子國
中尉大僕大匠丞嗣王國大農卿王國郎中令庶姓侍節府中錄
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北館令爲三功祕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
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爲領護詹事二衛等功

曹五官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皇弟
皇子越桂南齊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荆王等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
姓越桂等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等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
五都令史武騎常侍村官將軍明堂二廟宰令嗣王庶姓公府
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
事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功曹史爲二班揚南徐州西曹
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郎嗣王國常侍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
通事舍人南臺侍御史太府丞二衛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子
府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郎皇弟皇子湘豫等七州主簿皇弟
皇子荆雍等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祭
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
荆江等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
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治左右尚方南北武庫庫府等令
爲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爲卑外雜吏加釐定於是自司奏置一
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驍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征東
征西征南征北施外中軍中衛中護施內爲二十三班鎮東
鎮西鎮南鎮北施外鎮左鎮右鎮前鎮後施內爲二十二班安東
安西安南安北施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後施內爲二十一班平東
平西平南平北施外朔左朔右朔前朔後施內爲二十班是爲重
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驤雲麾爲十八班代舊
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朔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將
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

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
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執銳凡將軍
加大者惟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位從公甯遠明威
振遠雷都具擢爲十三班代舊肅毅十號爲一品武武武騎武猛
壯武威武爲十二班代舊肅毅十號爲一品武武武騎武猛
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快勝開光野爲八班武騎輕銳
討伐蕩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武武騎輕銳
六班克伐平廟討夷平狄威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武武武騎輕銳
錫衝冠曜爲四班伏飛安夷克戎緩狄威勇爲三班十號爲一品
品前鋒武義招遠全威爲二班級勇蕩定橫野射爲一班
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爲貴其制品十取其盈
數以法十目班二十四以法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
自小遷大也其不登十品應須軍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
舊建武爲八班候騎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爲七班中堅代舊
奮威典戎代舊奮武爲六班戈船代舊揚威緇衣代舊揚武爲五
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爲四班鷹揚爲三班陵江爲二
班偏將軍神將軍爲一班凡十四號別爲八品以象八風所施甚
輕又有武安步遠軍義遠車騎爲二十四班撫東撫西撫南撫北
擬四征爲二十三班甯東南甯西南甯南甯北擬四鎮爲二十二班
東威西威南威北威擬四安爲二十一班擬東擬西擬南擬北擬四
平爲二十班凡十九號爲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爲十九班

輔義安沙衙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為十八功平遠撫朔甯沙旗
海擬鎮兵等四號為十七班八十號為一品廷海朔野拓遠威何
龍葛擬習風等五號為十六班威龍安漢綏遠甯寇梯山擬智武
等五號為十五班八十號為一品甯境綏河明信勇義威漢擬輕
車等九號為十四班安龍向義宣節振朔修律擬甯遠等五號為
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遠定遠甯龍漢海振漢擬武威等五號
為十二班義廣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
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龍務四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
龍甯邊定朔立節懷威尉歸秋等五號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懷
化度龍擬鳳歸等五號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遠龍擬義來
沙箭擬武毅等五號為六班懷信宣義宏節浮遠鑒空擬克敵
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日海款塞歸義及河明信擬伏波
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宏信仰化立義擬依飛等五號為三班
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渡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
懷義奉信歸誠懷澤代義擬紛勇等五號為一班凡十號為一品
大凡一百九號亦為
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薦求也技才能
而薦之於上

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
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

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
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爲雍州刺史 三
月戊子魏皇子昌率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
之意也 丙午魏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賑恤 夏四月乙卯

皇太子納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復道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

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

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
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爲司農卿是爲春

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僕卿是爲夏卿以衛尉
爲衛尉卿是爲秋卿以光祿
勳爲光祿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癸卯以安成王

秀爲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爲寇州郡不能討秀遣防

閑文燧帥眾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秀又立學校招隱逸

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竝脫

洛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深純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藜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諭意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爲皇后尙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惟度友尙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八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 初魏主盜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詔李氏入宮撫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遵魏主召愉入禁

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

二弟清河王

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媵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

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

高肇弑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

爲皇后瀛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

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尙書李平

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丁卯魏

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

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爲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

經縣漢晉屬安平國

鹿收志屬

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

動俄而自定

蠻兵益亦李平所統欲爲內變而平不動故自定

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

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王辰安樂王詮
破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續爲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
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隆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
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僧固
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閑
尚祖珍高祖珍前嘗爲魏防閑帝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
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魏主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
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魏主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
維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
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
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

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

令各就便安之處消酒毒而息真氣

俄而元珍引武

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非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

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

以刀鎖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

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襦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

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能良死魏主舉哀於

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時景明報德寺

僧鳴鐘欲飯忽聞勰卒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

而齋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魏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

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

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

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

考異曰魏書及北史倫傳皆云愉每宿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

私情雖鎖繫之中飲酒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倫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我亦何面見至尊於是獻敬流涕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既敗被執隨略無愧懼安能慙見魏主遂感激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此言紿魏主耳

諸子主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姓

刑至剗胎乃桀紂所爲酷而非灋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

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

之原免矣宜爲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

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爲國致效乃其常

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

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初魏顯祖之世柔

然萬餘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

魏世謂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是後肅宗正光五年改

置原州又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肅宗孝昌中改置靈州宋白曰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

及太和之末叛

走略盡惟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大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考異曰田益宗傳詔曰英統馬步七

萬州精銳精騎三萬蓋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

史司馬悅

考異曰梁帝紀作白早生馬仙琕傳作琅邪王司馬慶會今皆從魏書

自號平北將軍求

救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仙琕籤求

應赴

錄前敘求應赴之事

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

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荀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

刺史

考異曰梁帝紀十月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

北伐以始興王憺帥眾入清王茂帥眾向宿豫丁丑白早

生與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早生為司州胡遜為豫州刺史

明年正月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儒斬霍景儒主顧仲賢以城內

屬二月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姓名年月事

述既與魏書參差又獨檢諸列傳皆無其事今竝從魏書

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稷雖處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

子伊字懷尹霜字希光峻字農民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

東晉之執謀出張穆故優以此爲慙而名其子以伊尹稱光以明己廢昏立明之志魏以尙書邢巒行豫

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孫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肉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儒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沒惟義陽一城爲

魏堅守初蠻帥田益宗帥羣蠻附魏魏以爲東豫州刺史及是魏
詔益宗隨宜追掩勿令早生竄逸上以東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
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趨義陽英以眾
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荀兒
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
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
狄道辛祥與巒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虞攻之祥夜出襲
其營擒平虞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巒悅恥功出其下
閒之於執政賞遂不行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
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

自是之後蠻左
郡縣不可勝數

矣 詔前鎮東府長史鄺道元案行置之道元範之子也百三十二

卷宋明帝
泰始三年

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統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

魏主寔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嘑達所殺嘑達國大月氏之種

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執其子

隨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城蓋王舍城也

彌俄突而去其眾分散或絳魏或絳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

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

宗人跋利延嘑達率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

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

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

軍魏主遣威發梁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

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

武帝天監七年八年

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
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
可汗建康曰魏言軍制也改元建昌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郎
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月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
示賈特存司尋大裘之制唯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
出未可爲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綬下今宜以元綬爲之其制式
如裘其裳以無皆無文 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與
絃見則無旌制日可

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奏宮則鼓吹振作

己天監八年魏元恪永平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

稽禪國山者國山在義興國山縣隋廢義興郡爲義興縣并國山

入焉宋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諸臣舊諱改義興爲 宜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

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辨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

徧四岳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於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

至于北岳

若爲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

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惟

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

首神農卽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

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

以屈之

班志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一焉昔

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

帝舜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于社首皆受命乃得

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此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邠上黍北里禾

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
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國皇麒麟不
至嘉禾不生而蓬蒿繁茂鴟鵂擊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

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

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

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

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義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

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東關卽武陽關又恐其并

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五統五統平靖關以分其

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

至胡文超屯松峴考異曰梁馬仙琕傳云遣馬廣會丙申英至長

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

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

考異曰英傳作徐超秀今從魏帝紀

英故縱之使入

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

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黃峴

黃峴即黃峴關

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

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

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壘起高樓眾頗譏其示怯叡

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

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遷遣中書舍人鮑陽

董紹慰勞叛城

鮑陽縣漢屬汝南郡管屬汝陰郡魏屬新蔡郡隋廢新蔡郡為縣屬豫州鮑陽之地當在新蔡縣界

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于齊苻兒等四將

之中分遣一人敕揚州為移

魏揚州治壽陽移移文也

以易紹及司馬悅首

考異

曰紹傳云歸荷兒等移習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

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

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

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

報旨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

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

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

萬寇潺湲潺湲在漢北據梁書吳平侯周傳破志于驅迫羣蠻羣

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周納之綱紀皆以蠻累爲邊

患不如因此除之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綱曰窮來歸我誅之不

其綱紀州郡之事也

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開樊城受其降命
司馬朱恩遠等擊志於淝水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夏四月戊申
以臨川王宏爲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 己酉魏
以武川鎮饑詔開倉賑恤 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卒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九月
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
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尙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
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
協以情增減殆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
茂功宜志意先聖詳依經史且漢魏以來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
差謬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武帝天監八年

夫作樂者先定律律起於黃鍾黃鍾之長以黍審其度黃鍾之俞以黍審其容周禮典同雖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然度之長短容之多少未嘗詳言之也冬官考工既出于漢而鳧氏爲鍾但言其廣長圓徑深厚而系黍之法無聞焉蓋請令芳依周禮造樂器未知其作所依也魏收曰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闢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闕表大樂祭酒公孫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系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律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良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分歲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製故遂典修金石

冬十月癸丑

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 十一月己丑魏主裕於式乾殿爲

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瀍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

之本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壬寅立皇子毅爲廬陵王 是歲魏宗正卿元樹來拜賜爵鄴王樹翼

之弟也時翼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郁洲

水經注胸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

久之

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

新安太守任昉卒昉字彥昇身長七

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

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其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

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齊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

陽尹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嘗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晉文者時瑯琊王融有才備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父喪泣血三年杖而後起父性嗜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割百許口不得好者昉深以爲恨遂終身不管檳榔續遭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羸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昉長於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帝踐祚拜黃門侍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

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
絹七疋米五斛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累遷御史
中丞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
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於官唯有桃花
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
爲斂園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帝聞問方食西
苑綠沈瓜投之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
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
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座上賓客恆有數
十初昉爲義興娶彭城劉溉溉弟洽之郡其爲山澤之遊後進皆
宗之時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浦國劉

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倅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
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邱時謂昉爲任君言如漢之三君
也及卒芸與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
爲士友所推如此昉性通脫不事形儀喜慍未嘗形於色奉世叔
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恆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卽曰便盡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
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嘗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
者亦以叔則叔則晉光祿大夫裴藉字也藉不持儉素每遊於榮
貴輒取其珍玩及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乏故昉以昉旣以文才見知時咸云任筆沈詩時沈約以詩
鳴於當世昉聞
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
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昉博學於書無

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于董生揚子且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孺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昉之四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竝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慨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龔天監九年

魏元恪永平三年

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太

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

武帝天監八年九年

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

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之請三司之儀

梁官

制有開府同三司之儀在開府儀同三司下

上不許

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

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天赦

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

隋志金城郡狄道縣後魏道武始郡

充華初

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視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

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

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

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恣煩喪皇子自以年漸長深加慎護

擇良家立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己丑

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

師者皆入學 零陵太守孫謙雖已衰老猶殫力爲政在郡日必躬勸課農桑不閒寒暑帝念其老徵爲光祿大夫先是零陵多虎暴謙在郡二年虎遂絕迹去官之夜虎即害人既至帝嘉其清操甚禮異之謙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也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方軌謂並駕也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濂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濂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暉兼中兵都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竝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五月丁亥魏詔以冀定二州早儉開倉賑恤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眾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
屠旁縣閏月乙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恒
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搏避之搏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
攻之搏帥眾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搏與宗之子也承伯餘黨
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
討平之 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英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
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 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歷員外散騎侍
郎祖恆奏其父沖之考古漢爲正歷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
舊二歷新歷密舊歷疏是歲始行沖之大明歷舊歷何承天歷也
新歷祖沖之歷也
沖之上歷見一百二十九
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沖之稽古有機思初宋武帝平關中得
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

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雖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能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日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慙

下令散騎侍郎周興嗣佐撰國史興嗣才學邁世一時文士如到沆張率陸倕等皆莫能及凡國家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皆其所作也上又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及

旦鬢髮皆白未幾兩目皆盲上撫其手曰嗟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魏劉芳奏所造樂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乞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皆仍舊魏主恪思楊大眼之功就營州起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大眼至洛陽時人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族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尙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

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還爲統軍從征宛葉穰鄧九江
鍾離之閒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妻潘氏善
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地潘氏戎裝齊鑣竝驅及至
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
軍也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
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恆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
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淮泗荆沔之閒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
大眼至無不卽止大眼雖不學恆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
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天監十年

魏元帝永平四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戊申荊州

華容縣騶虞見

尙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

稷以殺齊東昏侯爲功

嘗侍宴樂壽殿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

殺兄廢殺劉暹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 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

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

虐義師亦來伐之放殺之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須曰張公可畏

人稷既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爲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國亦

怨望王珍國與稷同殺東昏侯其怨望之心與稷同嘗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尙存黃金

何在獻鏡報金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元年珍國對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

至是罷梁秦二州刺史還考異曰梁書珍國未嘗爲梁秦刺史今從南史酒後於坐啟云

臣近入梁山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

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疎退久之除都官尙書 丁

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眾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發東

秦汾華夏四州之眾以討之

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陰領華山登城白水郡又置夏

州州治統萬領化政

辛酉上祀明堂

魏青徐齊兗四州民飢

遣使賑恤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

考

日梁帝紀云三月辛丑按長曆是月丁酉朔而盧昶傳云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攻掩胸城蓋辛酉也今不書日以闕疑又梁馬仙傳傳及魏帝紀盧昶傳皆云劉晰而梁帝紀云鄧晰蓋字誤也據胸山召魏軍

壬戌魏廣陽懿

烈王嘉卒嘉少沈敏喜怒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好立功名有益公

私多所敷奏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

引時人以此稱之

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

秦置郟郡

漢改為東海郡魏復置郟郡屬東徐州

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

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

琕擊之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

武帝天監十年

據胸山安廬昶節度 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

夏州

東夏州領福城朔方定陽上郡唐之延州魏之東夏州也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以

國子祭酒張充爲尙書左僕射 馬仙琕圍胸山張稷權頓六里

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秋魏廬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

魏主璽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揚州刺史李崇等

治兵壽陽以分胸山之勢廬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城中樞樵

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追諸軍相繼皆潰會

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

閒假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考異曰魏帝紀

蓋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曰斬賊十餘萬按廬昶表云此兵九千賊遺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

梁史昶阻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趙遐節以爲夸大耳

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驅鎖視窮其敗狀及趙遐皆免
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然視雖不閑攻戰而喜於撫御其在徐州
戍兵有疾親自檢恤於是士卒感恩年滿不歸更求充後役庶民
無不歸心焉初胸山役起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蕞爾
僻在海濱卑溼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之
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
費甚大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左傳
吳將伐齊子奇諫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聞賊屢以宿豫求易胸山何不持無
用之地復舊有之疆庶幾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
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
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裨飲食與廩養最下者同

韋昭曰析薪爲廩炊烹爲

養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

捷士卒亦樂爲之用 魏以甄琛爲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

多盜竊世祖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必五等散男有

經略者乃得爲之

散男謂爵爲五等男而居散官者魏書曰魏公侯伯子男有爵國有散凡散各降開闢一品非

以其居散官而謂之散男也

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遣

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

職輕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

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

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

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

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請取武官八品

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

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

舊官既給俸又給恤視之祿故謂之俸山魏分洛陽城中爲六部置六部

尉因張平子東京賦經途九軌置經途尉經途城中之大途也其餘處各置里正

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

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簡將責有所墊轂可清詔曰里正可

進至勳品

勳品勳官初品也

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

洛陽六部尉並置於東漢之時

曹操爲洛陽北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孫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

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陽清靜後常踵焉 額軍將軍平固侯

呂僧珍卒僧珍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

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長容貌甚偉在

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天監元年以佐命功封平固縣侯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遷帝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

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在外堂兄弟並
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竟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
故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
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
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
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
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
爲領軍將軍僧珍旣有大勳任總心膺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柑
食之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至是卒於領軍官舍初宋
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

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郡 是歲梁之境内有州二

十三

此據五代史志案蕭子顯齊志齊有楊南徐豫兗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荆巴郢司雍梁秦益南湘南豫二十三州時

己廢巴州當以王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

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干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上敦睦

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濬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瀾其

緣坐則老幼不免一入逃亡舉家質作

質作質其家屬而罰作之

民既窮窘姦

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林老人遮車驚言曰陛下為瀾急于庶民

緩于權貴非久長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于是思有以寬之

壬天監十一年

魏元恪延昌元年

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讎之家及罪應

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魏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敝分遣

使者開倉賑恤 以臨州王宏為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尙

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

稷進號鎮北將軍

改正尚書令與下文雲麾將軍本王瑩官爵瑩本傳可據通鑑誤以此三字屬上句而裁去下

文王瑩張翼二人事故依本紀補足之

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

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

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

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

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

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開

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

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曾

大旱庖竈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瑒曰昔季氏旅於秦

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顯也減膳錄囚乃
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
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 三月魏州郡十一大
水詔皆開倉振恤又以洛陽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貧者
己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魏詔尙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令飢民
就穀燕恆二州及六鎮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六月乙卯魏
主格下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飢餒救命靡寄雖經臘月
不能養續今秋輸將尙書可嚴勒諸州量民資產明加檢校以救
艱敝庚申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振洛陽及州郡飢民 冬十
月乙亥魏立皇子誦爲太子始不殺其母爲後胡后 亂魏張本以尙書右僕
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遷幸東宮懷黃瓢以奉太子博

白鴈瓜屬此黃
鴈又一種也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

時人謂之挑弓僕射黃鴈少師 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

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

禮樂世祖詔選學士十人修五禮
五禮吉凶 兼實嘉丹楊尹王儉總之儉

卒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

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

在者帝即位佟之啟審省置之宜
啟之于上審禮局 之宜省宜置也敕使外詳時

尚書以為庶務權輿
權輿始也此言 王業創始也立侯隆平祿議刪撰欲且省

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

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
左傳

日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
利後嗣者也撰具也述也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

留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士三人相助鈔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

虎故事請制旨斷決

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乃以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

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修之總其事修之卒以鎮北諮議

參軍伏臘代之趙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

九條詔有司遵行 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是歲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

漢南陽郡有安昌侯國晉泰始中割南陽東屬

之安昌平林平氏後陽西縣道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棗石城山上因梁希徒通徙治仁順城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

東荊州 詔表雍州衛敬瑜妻王氏之門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

父母姑舅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所住戶有燕

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誌明年燕

復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

不忍更雙飛刺史蕭淵藻嘉其節上之詔表其門曰貞義衛婦之

閭

癸天監十二年

魏元恪延昌二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二月丙

辰朔魏賑恤洛陽貧民

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

甲戌魏以六鎮大饑開倉賑恤

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

鬱洲迫近魏境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

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

多侵漁庚辰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

考異曰魏

帝紀作郁洲人徐元明今從梁康絢傳絢傳稷死在朐山叛之明年今從魏帝紀按鬱洲卽郁洲

魏遣前南兗州

刺史樊魯將兵赴之於時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爲

朐山濱海卑溼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賊要

近要謂海道之要去此閑遠謂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楚之間

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眾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惟宜安靜而

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孫不從復遣平

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未發北兗州刺史康綽遣司馬崔奉伯

討平之辛巳新作太極殿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

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上聞

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上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從容與約

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上以約與稷

昏家相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

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馮空頓於戶下路而首先至地為頓因病夢齊和

帝以劍斷其舌補注禪代之事既發端於約而和帝被誅亦定於約之一言故有此夢召巫祝之巫

下台卷一百四十七 卷之三 五

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啟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閏月乙丑卒有司諡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諡隱侯荊字休文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至是卒時年七十三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約少時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敗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方

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齊
建元四年被敕撰齊紀二十卷永明五年春被敕撰宋書一百卷
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天監中又撰高祖紀十四卷約晉曰文章
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約又撰四聲譜
以爲在昔詞人案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
之作帝雖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
竟不遵用 夏四月庚子魏以絹十五萬匹賑河南飢民 五月
甲寅朔日有食之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楊州刺史
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所謂陴也今人謂之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壽陽係北山壽陽北山即入公山崇曰
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

楊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僧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身取愧乎
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後隨高人親自脫我必與此城俱
沒幸諸君勿言楊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
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
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
召之崇傳陳邕公故有國侍郎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狼爲眾
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
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迫按其
營絢走爲邨民所執送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
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
主裕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

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閒以疑之又授
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
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六月乙酉魏以青州民飢詔使者開倉
賑恤 癸巳新作太廟 秋九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爲司空以司
空王茂爲江州刺史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民所安居
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
畫出入朝會每爲眾所瞻望至是出刺江州在州不取俸獄無滯
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 魏恆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復
壓死傷甚眾詔蠲兩河一年租賦 魏主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
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魏主不許太子南面再
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荅唯

西面拜謝而出 于二月丙戌魏句洛陽河陰二縣租賦 乙巳

魏詔以恆肆地震人多離災其有課丁沒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
省各賜廩粟以接來稔 魏前安西將軍楊播卒播家世純厚竝
敦義讓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昆季相事如父
子旦則聚於聽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聽堂
閒廣設幃幔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總服同繫男女百
口人無閒言魏世以來惟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天監十三年

魏元恪延昌三年

春正月癸亥以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鄱

陽王恢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
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之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
訂之家資其騎乘有事以次發之百姓賴焉恢聞羅研之名請爲

別駕政事一以委之蜀人咸悅 丙寅以翊右將軍安成王秀爲

郢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民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

務存約己省去浮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未幾遷雍州刺史 二

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不齋不祭至是始用

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漢儀正月始耕藉田以太牢祀先農臣瓚注曰先農卽神農炎帝也

魏東豫

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狀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

主修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桃符還啟益宗侵擾之狀魏

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

令魯生赴關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州

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眾襲之奄入廣

陵

此析息之廣陵也

魯生與其弟魯賢從弟超秀皆奔關南招引梁兵攻

取光城已南諸戍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等七縣明帝大興中立光城左郡五代志弋陽郡光

山縣舊置

光城郡 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超秀爲

定州刺史

北司北豫因各人所統之地而授以刺史魏收志定州治紫龍城領弋陽汝陰安定新蔡北建甯郡皆蠻郡也

水經注舉水出龜鄉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

三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

郡戍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

桃符所讒及言魯生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擬桃符與臣對辨虛

實詔不許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 魏符節令江式上表曰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

頤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枘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

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

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

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
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既秦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
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煩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
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
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
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吏民上書省字

不正輒舉効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證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旃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

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達卽汝南許慎古文學
之師也後愼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舉庸字敗
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
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
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
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鵠蔡邕探
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
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
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
埤音皮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
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鵠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
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
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
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
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
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
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解卽角字也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
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
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
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眾非非行正信哉如所謂
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翫聲音翫平聲神蟲爲蠶如斯甚眾皆不

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畱在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健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拜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尙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

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說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畧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營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紕音批詔如所請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夏六月建康訛言有梟梟取人肝肺及血以飼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冬十月庚辰魏主瑳遣驍騎將軍馬義得慰諭柔然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甯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

異謀上殺之其兒子苗緝魏步兵校尉泰山清于誕嘗爲益州主

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

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

史傅鑒服出巴北

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漢置北巴郡中縣梁置北巴郡

梁州刺史羊祉

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劔閣乙卯以

中護軍元遙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遏梁楚

此梁楚謂梁楚大界非故之關也

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往昔開

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陳計者眞僞難分或有怨於

彼不可今信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愼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清于誕爲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

領鄉導統軍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

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

右衛率康絢監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

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嶼石

水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嶼石山杜佑曰浮山屢

在濠州城西一百一十二里

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

爲華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稱尺度特長在事因緣其

相進退

在事謂任受絹之事者也因緣謂因緣爲後進退謂有賂者則進而爲長無賂者則退而爲短百姓苦之

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

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魏太子尙幼每出

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

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與從魏主格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

歲門

萬歲門蓋洛陽宮城之東門

魏御史中尉王顯宅既成集寮屬饗宴

酒酣問治書侍御史楊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
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顯公勉之顯默
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收
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臧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
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固遂闔
門自守著演頤賦以明幽微通塞之理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七終